原田悟朗口述苏轼《寒食帖》东售日本之疑谬

——文图学视角的理解

Doubts over the Narrative of Harada Goro on the Selling of "Cold Food Observance Manuscript" by Su Shi to Japan

衣若芬

Yi Ruofen

内容摘要：

苏轼《寒食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题跋、钤印、及相关史料显示，从北宋至1987年，作品递藏流传有绪。根据内藤湖南跋语，《寒食帖》是在1922年由当时的收藏者颜世清带去东京，后来由菊池晋二购藏。鹤田武良于1973年访谈日本出版与文物中介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得知《寒食帖》和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是由原田悟朗亲自带去日本。于是，《寒食帖》东售的主要经手人便有颜世清和原田悟朗两种说法。鹤田武良的访谈文章影响增大，有原田悟朗口述胜于内藤湖南跋语之势。探析《寒食帖》东售过程，笔者发现原田悟朗所言多所疑谬，中文版鹤田武良的访谈文章也有误译。本文并尝试透过文图学的视角，以《寒食帖》为例，解读文物传藏过程中，接受"传奇"或"史实"的文化心理如何影响对文物的价值观。

关键词：

苏轼　寒食帖　文图学　原田悟朗　内藤湖南

ABSTRACT:

The calligraphic manuscript "Cold Food Observance" (*Hanshi tie*) by Su Shi (1037-1101) is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Inscriptions, colophons, and seals it bears speak of a well established collecting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colophon by Naitō Konan (1866-1934), the manuscript was initially brought to Japan by its owner Yan Shiqing (1873-1929) in 1922, and finally came into the collection of the Japanese banker Kikuchi Shinji (1867-1935) by purchase. In 1973, Tsuruta Takeyoshi (1937-2005) interviewed Harada Goro, the Japanese art dealer and owner of the Hakubundo publishing company, finding that the *Cold Food Observanc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ainting scroll *Recumbent Travel of Xiao and Xiang* by Li Sheng (now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okyo) had been brought to Japan by Harada himself. This is contradictory with Naitō Konan's recording in the colophon appended to the artwork. Tsuruta Takeyoshi's article from the interview attained growing impact to the public, almost overwhelming Naitō Konan's account. The essay traces the selling process of the *Cold Food Observance Manuscript* to Japan, discovering many doubts over Harada's narration and spotting translation errors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view article by Tsuruta Takeyoshi. Through textural and image studies, it takes the manuscript as an example,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n regard to people's preference of legend or historical fact when judging the value of an artwork.

KEYWORDS:

Su Shi, *Cold Food Observance Manuscript*, textual and image studies, Harada Goro, Naitō Konan

一 前 言

苏轼《寒食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题跋及钤印显示，从北宋至1950年，作品递藏历史流传有绪，大致如下：

北宋末蜀州张氏家族（张浩，黄庭坚题跋于1100年）→张演（题跋于1180或1182以后）→元代张金界奴（1296—?）→元朝内府（元文宗）→明初内府→明代董其昌（1555～1636）借观→明代韩世能（1528～1598）、韩逢禧父子→孙承泽（1592～1676）→清代纳兰成德（1655～1685）→清朝内府（乾隆，嘉庆皇帝）→（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流入民间）→冯展云（?—1883）→裴景福（1854～1926，1887年购得）→盛昱（1850～1899，1888年购得）→完颜景贤（1875～1931，1912年购得）→颜世清（1873～1929，1918年购得）→日本菊池晋二（1867～1935，1922年购得）→王世杰（1891～1981，1950年购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

关于《寒食帖》东售日本，1924年4月内藤湖南（1866～1934）在《寒食帖》拖尾的跋语云：

> 韵伯为颜筱夏方伯子，家世贵盛。大正壬戌来游江户时，携此卷，遂以重价归菊池君惺堂。

大正壬戌即公元1922年，根据《东京朝日新闻》报导，颜世清（韵伯）带了130件书画作品赴日本，于1922年12月5日抵达东京。[1]12月17日下午，在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馆举办个人收藏书画展览会，特别招待贵宾欣赏其中的50件珍品。12月18、19、21．22四日间，分两梯次展览。翌年1月16日，颜世清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颜世清携赴日本的130件藏品是否包括《寒食帖》？《东京朝日新闻》介绍的展览名物包括唐颜真卿真书《竹山堂连句册》、五代董源《设色溪山图卷》、宋巨然《设色江山秋霁图卷》、宋燕文贵《浅设色山水卷》、其它金、元、明、清各朝作品等，并没有提及《寒食帖》。即使《寒食帖》在展品之列，是否在东京展出之后，便让菊池惺堂购藏，还有待研究。

1973年3月5日至7日，美术史研究者鹤田武良（1937～2009）访谈了日本出版与文物中介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1893～1980）。访谈稿后来整理发表[2]，内容涉及20世纪上半叶，原田悟朗经手中国书画东售日本的诸多个案/秘辛。原田悟朗说：《寒食帖》和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是由他亲自带去日本。原田悟朗的说法被采信[3]，包括笔者，也曾经撰文引述[4]。鹤田武良的访谈文章近年翻译成中文[5]，影

1 《东京朝日新闻》，1922年12月8日。

2 [日]鹤田武良：《原田悟朗氏闻书 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日中国交正常化20周年记念　中国明清名画展図录》，东京：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1992年。

3 陈阶晋：《〈寒食帖〉漂流记》，《中华遗产》2004年第2期，第112～117页。

4 衣若芬：《飘洋过海卖掉你》，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5月31日。

5 [日]鹤田武良撰，蔡涛译：《原田悟郎先生访谈—大正、昭和初期中国画藏品的建立》，《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XIV）》，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0～565页。译文中将原田悟朗的名字写成“原田悟郎”。

响增大，引述的学者更多[1]，大有原田悟朗口述胜于内藤湖南跋语之势。

重新检视原田悟朗之说，笔者发现漏洞和疑点，加之中文翻译有误，为避免继续以讹传讹，遂撰写本文澄清。再者，指出原田悟朗记忆的不可轻信，并不会改变《寒食帖》的传藏历史，大费周章地“纠谬”的目的，必须放在更大的视域框架下省思，笔者提出“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的研究方法，希望进一步认识《寒食帖》的传藏历史，采纳内藤湖南跋语，或是原田悟朗口述，对《寒食帖》的文化价值究竟有何不同的意义？

“文图学”的“文”，指的是“文本”(text)，包括“文学 / 文字文本”(literary text)及“图象文本”(image text)等。“文本”的形态多样，开放给所有读者 / 观者诠解，赋予其意义，延伸其内容，“文本”可能是文字、图象、影音等等各种表达媒介。“文图学”的“图”(image)，则除了绘画之外，还包括符号(symbol)、图标(icon)、商标(logo)等视觉语言(visual language)，以及影像、线条、印刷等。汉字的象形元素与视觉性，也属于非具体物质的“图”。因此，“文图学”的“文”与“图”并非截然画分的两种类型，有时可能互为指涉，互为文本，身份性质重迭。汉字的视觉呈现，例如书法，便具有“文”与“图”的双重面向。书法的文字意蕴是可解读的“文本”，但是其外形的笔墨线条又是图象式的造型。《寒食帖》本身即为“文图学”研究领域的作品。[2]

此外，“文图学”还关心“文图关系”“文图比较”“互文性”，涉及生产机制、社会网络、政治诉求、消费文化、心灵思想、审美价值等等课题。[3]后人题写《寒食帖》的跋文，各自有生产的背景，与苏轼书迹互为文本；环绕《寒食帖》周边的人物事件连结成相关的网络；历代流传过程中，将《寒食帖》做为文化消费的物品，则加强了人们购藏的渴望。缘此，我们乐于见到一个富有情绪感染力的故事，何况它出自“当事人”之口。

文图学立基于历史、文学、艺术史、文献学、社会学等学科，既有所融摄统合，也有所创发新思。按照历史和文献学的研究取径，笔者掘查对原田悟朗在《寒食帖》东售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疑虑，甚至能够证明其口述忆往之破绽，否定其言。文图学的观点不仅止于“辨真伪”的任务，本文还试着推敲“疑谬”的意涵，从源头上想：原田悟朗为何制造他与《寒食帖》的共同记忆？他的参照点是什么？从接受端想：吾人照单全收原田悟朗的说词，并且加以传播，存在何种迷思？如何从文图学的宏观视角提取这个案例，达到认知升级？

二　原田悟朗之说

原田悟朗口述忆往时表示：他是通过郭葆昌(1867 ～ 1942)的亲戚，一起得到转卖的《寒食帖》和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中国乘船护送宝物和到日本，卖给了菊池惺堂[4]。原田悟朗的回忆十分鲜活，他说：

1　万君超：《博文堂往事纪略》，《收藏・拍卖》2014 年 9 月刊。并见于万君超博客（2013 年 11 月 1 日），(http://blog.163.com/wanjunchao138@126/blog/static/316676262013101222114l6)(2017 年 5 月 2 日检索）。洪再新：《宫廷藏画的聚散及其对艺术收藏史研究的意义——以钱选〈观鹅图〉的著录研究为例》，《美术学报》2011 年第 6 期，第 56 ～ 68 页。[日] 后藤亮子：《1920 年代的艺术市场与中国美术史研究——大村西崖〈中国旅行日记〉解读》，《新美术》2016 年第 5 期，第 47 ～ 60 页。

2　衣若芬：《无学祖元赞〈白乐天像〉の文图学的研究》，《白居易研究年报》第 17 号，东京：勉诚出版，2016 年，第 96 ～ 124 页。(森冈ゆかり訳)。

3　衣若芬口述，贺淑芳整理：《“文图学”的建构之路》，衣若芬主编：《学术金针度与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 年，第 139、140 页。衣若芬：《“文图学”与东亚文化：1923 ～ 30 年代虎标永安堂药品的报纸广告》，《台大东亚文化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61 ～ 194 页。衣若芬：《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 年。

4　[日] 鹤田武良：《原田悟朗氏闻书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

过程很艰辛，拿回日本的时候，是“贴身”一般，紧紧地把作品抱回来了。乘船的时候也是，那时候还没有塑料薄膜，所以就用几张油纸包着，心想就算是船沉了，挂在脖子上也要游回来，把它放在床铺的枕头旁带回来的。

这个为艺术品奋不顾身的故事颇为动人，和内藤湖南跋语里的平铺直叙大不相同。从史实判断，《寒食帖》东售日本的经手人出现两种说法，一是原田悟朗自己；一是内藤湖南说的颜世清。我们也可以折衷猜测：1922 年 12 月颜世清带《寒食帖》去东京展出，结束后带回中国。之后原田悟朗再去中国，带《寒食帖》渡日，结果经手人还是原田悟朗。这是从《寒食帖》方面的设想，结合《潇湘卧游图卷》，原田悟朗的叙述便露出了瑕疵。

《寒食帖》和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并非同时到日本。在《潇湘卧游图卷》后面，有吴汝纶 (1840 ～ 1903) 所书跋语：

壬寅新秋，在日本东京获覩此珍宝，为之把玩不置。龙眠乡人吴汝纶率子启儿与杜生之堂、李生德膏、郭生钟韶同观。

1902 年 5 月，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同年秋天欣赏了《潇湘卧游图》，当时认为这幅画作是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1049 ～ 1106）的作品，故而吴汝纶自称“龙眠乡人”。也就是说，在满清覆亡以前，《潇湘卧游图》就已经不在国内。郭彝民在《寒食帖》后的跋语也证明《潇湘卧游图》在 1900 年义和团之乱以后便流入日本：

苏文忠寒食帖。由颜韵伯以金六万元售于菊池惺堂，已见内藤跋于龙眠潇湘图，系团匪乱流入日本书估。菊池亲属某以六千元收得，以六万元转售于菊池，价差甚巨。书估、菊池俱大非之，几至兴讼。事在菊池购苏帖之前。前跋误载此段，今再志，以之存其真。郭彝民又记。

这段跋语常被引用如下：

苏文忠寒食帖。由颜韵伯以金六万元售于菊池惺堂，已见内藤跋于龙眠潇湘图，系团匪乱流入日本。书估菊池。亲属某以六千元收得，以六万元转售于菊池，价差甚巨。书估、菊池俱大非之，几至兴讼。事在菊池购苏帖之前。前跋误载此段，今再志，以之存其真。郭彝民又记。

句读的错误使人以为《寒食帖》售予菊池之前有所争议，实则有争议的是《潇湘卧游图卷》。1900 年以后，日本书商购得《潇湘卧游图卷》，并且以六千元卖给了“菊池亲属某”，该亲属欲以十倍的高价卖给菊池，得知此事的书商和菊池都不能接受，甚而几乎控上法庭。吴汝纶没有记载他是在东京何人处获观《潇湘卧游图

卷》，从其“为之把玩不置”的语气猜想，或许请他欣赏和题跋的人也想试探吴汝纶的购买意愿。

吴汝纶毕竟没有购藏，而他以大清公职人员的身份，在这件被乾隆皇帝誉为“四美”之一的内府旧藏珍宝[1]，用当时的律令来说，是盗卖出境的“赃物”[2]，率尔题写，他的政治敏感度实在不如张之洞 (1837 ～ 1909)。同样在 1902 年，有人带了《寒食帖》到武昌请张之洞欣赏，也是打算探询张之洞的购买意愿。张之洞非但没有收下，连对方请他题写也婉拒。张之洞没有动笔，僚属梁鼎芬 (1859 ～ 1919)、罗振玉 (1866 ～ 1940) 自然也不敢动笔。此事直到民国成立，1913 年梁鼎芬为完颜景贤题签《寒食帖》，才以“张文襄称为海内第一”的字句稍稍透露。1924 年罗振玉在天津重见《寒食帖》，才和盘托出：

> 先师张文襄公嗜东坡书。光绪壬寅公建节武昌。客有持此卷请谒。公赏玩不置。谓平生所（点记）苏书墨迹。以此卷及内府藏椠木诗为第一。客喜甚。言将奉献真。微露请求意。公曰。时已仲春。貂裘适可付质库。若以价相让。当留之。否则不敢受也。客大失望。因求公题识。时方向夕公乃张宴。邀端忠敏[3]、梁文忠[4]、马季立孝廉[5]与予同赏之。且语众曰。如此剧迹。不可不一见。明日。物主人将此北归矣。时物主方在坐。喻公意乃然。请曰。若许加题。当迟行程一二日。公曰。山谷老人谓此书兼鲁公少师李西台之长。某意则得法于北海与鲁公。然前人所言。乌可（立昱矧．文节为东坡老友，某安敢窃议其后，卒不允．主人因请坐中诸人，亦无敢下笔者，客乃惆惆，挟此卷北帰．故此卷中无公一字．文襄事功昭昭在人耳目，而持躬严正，不可干以私，即此一事，已见一斑，此事予在武昌官寺所亲见．今重观此卷．追忆往事，爰书之卷后，以记公之高风亮节．玉当日舆诸公并几展观，情况宛在目前．公与忠敏、文忠既先后骑其天上，季立亦委化，惟头白门生尚在人世耳。瑰宝重逢，曷胜忻慨。……

原田悟朗因父亲原田庄左卫门 (1855 ～ 1938) 经营“博文堂”，与犬养毅 (1855 ～ 1932) 过从，进而认识内藤湖南。辛亥革命前后，包括罗振玉、王国维 (1877 ～ 1927) 等人介绍了中国书画给日本学界和收藏家，原田悟朗也因而学习关于中国美术的知识，从事中介买卖和出版。《潇湘卧游图卷》不可能由他带到日本，1900 年左右他还不满十岁呢！

撇除《潇湘卧游图卷》不谈，也许原田悟朗将他携带的山水画误为《潇湘卧游图卷》。至于《寒食帖》，内容明明白白，不可能辨识差错，原田悟朗“贴身”带了《寒食帖》去日本吗？这个问题必须从博文堂的经营谈起。

---

1 衣若芬：《浮生一看——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及其历代题跋》，《汉学研究》23 卷 2 期，2005 年，第 99 ～ 132 页。后收入衣若芬：《云影天光：潇湘山水之画意与诗情》，台北：里仁书局，2013 年，第 195 ～ 243 页。

2 许礼平：《近世圆明园与〈寒食帖〉的人和事》，《旧日风云》二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21 ～ 362 页。

3 端方（1861 ～ 1911）。

4 梁鼎芬（1859 ～ 1919）。

5 马贞榆（1842 ～ 1914）。

三 博文堂事业

1973 年接受鹤田武良采访之前，原田悟朗在 1965 也接受过佐佐木刚三访问[1]；他在 1977 年《书论》上特别谈了犬养毅（木堂先生）和博文堂的关系。根据稻冈胜教授的研究[2]，原田悟朗关于自祖父梅逸先生开始成立的博文堂历史不够了解，笔者将之整理成以下数点：

1. 博文堂的历史发展

⑴ 武州忍时代，1869 年～ 1878 年。出版过佛教书籍。

⑵ 东京本乡元町时代，1878 年～ 1885 年。出版过小学书籍。

⑶ 东京日本桥久松町时代，1885 年～ 1888 年。出版过政治小说、开化思想书籍、《经世评论》期刊。

⑷ 东京京桥三十间堀时代，1888 年 11 月～ 1889 年 10 月。因小学教科书检定问题和同业竞争，业绩开始下滑。

⑸ 东京京桥南锅町至神田西小川町时代，1889 年 2 月 7 日，原田庄左卫门与北原九十郎 (1866 ～ 1922) 等共四人发起，在东京京桥南锅町组成“博文堂书店”。同年 10 月移转到神田西小川町，经营“原田博文堂”，业务仍未见起色，到了 1901 年 5 月歇业。

⑹ 油谷博文堂时代，1910 年～ 1915 年。停业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两位叔父小川一真 (1860 ～ 1929) 和小林忠治郎 (1869 ～ 1951) 先后自美国学习摄影和照相印刷术返国，原田悟朗的画家二哥油谷达 (1886 ～ 1969) 在大阪成立“油谷博文堂”，和小林忠治郎 1905 年起在京都开设的“小林写真制版所”技术合作，专门出版珂罗版书籍、碑帖、画册、名信片，振兴家业。[3]

⑺ 1915 年以后，油谷达逐渐退出，原田悟朗和兄长耕三、兴家三人组成“博文堂合资会社”，继续油谷达的业务方式，并涉及美术品的中介和交易。

2. 原田悟朗的误记

⑴ 博文堂最早不是在东京日本桥久松町成立。

⑵ 原田庄左卫门经营博文堂不善，致使博文堂从东京迁移到大阪，和政治迫害无关。

⑶ 博文堂在大阪的成功，得力于珂罗版印刷，美术品的中介和交易实非主业。

油谷博文堂和博文堂合资会社的出版品，为日本学术界和收藏家提供了认识中国美术的图像与知识基础。例如：油谷达编《文征明赞仇英画帧》(1910 年)、内藤湖南的《南唐拓澄清堂帖》(1912 年)、小林忠次郎编，王建章的《王仲初仿宋元山水真迹》(1915 年)、《宋拓定武本兰亭序》(1915 年)、赵孟俯的《赵集贤书道德经真迹》(1915 年)、内藤湖南编《清朝书画谱》(1916 年)，以及罗振玉着，长尾甲（雨山，1864 ～ 1942) 译的《南宗衣钵跋尾》(1916 年) 等等，后者为日语版，建构了南宗文人画的艺术地位，在日本影响颇巨。

在内藤湖南的书简里能看到 1912 年 3 月 14 日内藤湖南给油谷博文堂原田庄左卫门的信，他草拟了罗振

1 [日] 佐々木刚三：《清朝秘宝の日本流転》，《芸术新潮》16，1965 年，第 132 ～ 140 页。

2 [日] 稻冈胜：《原田博文堂の事业失坠と再兴の歩み：北原九十郎、油谷达·原田悟朗兄弟のこと》，《书物·出版と社会変容》20，2016 年，第 79 ～ 114 页。

3 [日] 西上实：《油谷达と博文堂：そのコロタイプ美术出版について（特集 中国と东アジア：近代のコレクション形成と研究の背景）—（コレクション形成の背景）》，《美术フォーラム 21》26，2012 年，第 92 ～ 100 页。

玉跋的《宋拓甲秀堂帖》广告文案。[1] 同年 4 月间，内藤湖南从奉天写信给原田庄左卫门，介绍自己在中国所见的书画。[2]1914 年 7 月 27 日，在东京开设扇庄的廉泉 (1868 ～ 1931) 带了书画去卖，内藤介绍给博文堂。[3]1916 年内藤询问上野理一 (有竹，1848 ～ 1919) 是否有意购买博文堂经手的中国文物。

除了像廉泉、程冰泉的弟弟等中国商人带文物去日本出售，通过罗振玉和王国维，博文堂也能取得中国美术品，并报以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在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往来书信中，常可看到相关讨论。1916 年，从日本回去上海的王国维积极为罗振玉寻找文物售往日本[4]。1917 年，罗振玉短暂回中国，也物色合于日本品味的文物。这些文物的买家大多是大阪的商贾，形成后来关西地区的中国美术收藏脉络。[5]

1919 年罗振玉回中国，在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往来书信里再次出现“博文堂主人”是在 1923 年。该年 8 月 31 日，罗振玉给王国维的信中提到：“博文主人来此”，当时罗振玉在天津。同年 11 月 3 日的信，罗振玉告诉王国维：“请交博文主人。”当时王国维在北京。他们商议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内藤湖南托“博文主人”转达，想借陈宝琛的《章实斋遗书》，请罗振玉和王国维帮忙。二是罗振玉想让“博文主人”带回佟济煦 (1884 ～ 1943) 拍摄的“启法寺碑玻璃片”，在日本制版。1924 年博文堂合资会社出版珂罗版《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可知“博文主人”指的就是原田悟朗。

四　疑点与破绽

原田悟朗说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去上海，但未言明年份。他 1923 年的天津和北京之行和《寒食帖》无关，因为该年 9 月 1 日发生关东大地震，菊池惺堂蹈火海冒死抢救了《寒食帖》。从时间点上看，1918 年颜世清从完颜景贤处购得《寒食帖》，1920 年 11 月 14 至 16 日第二次京师书画展览会展出过[6]，原田悟朗如果带《寒食帖》去日本，当在 1920 年年底至 1923 年 9 月之前。可惜的是，目前还找不到其它旁证支持他是否真的带了《寒食帖》去日本，但至少证明原田悟朗前往中国搜购文物并非如他所言的，始于 1926 年。[7]

原田悟朗说他带《寒食帖》到日本之后的遭遇也很离奇。他表示：辛辛苦苦带来，很遗憾，却没有人接受，没有人喜爱。又因价格高昂，就去找银行家菊池惺堂，说：“这件东西谁都不看好，我虽然不知道您怎么看，但请让我用这个做抵押，借点钱给我。”[8] 他说他之所以要如此急迫地将《寒食帖》帖出售，因为此帖与《潇

1 [日] 内藤湖南著，神田喜一郎、内藤干吉编：《内藤湖南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69 年，卷 14，第 486、487 页。

2 4 月 6 日，内藤介绍了所见的宋元明古书画珍品，例如赵孟頫书孝经并图，打算照相留存。同上注，第 489 页。

3 同上注，第 506、507 页。这次廉泉售出的作品包括倪瓒的《溪亭秋色图》，由山下悌二郎收藏，后来转给阿部房次郎。

4 例如 1916 年 2 月 11 日信，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27 页。同年 8 月 16 日，罗振玉听说王国维已经售出股票，并且想用以购书画，表示赞成。他提醒王国维，“书画不难于购入，而难于售出，售出仍有望诸东邻”，同书第 137 页。

5 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编：〈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の过去と未来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报告书〉，2012 年。集结 2011 年 10 月 22 日至 23 日于京都泉屋博古馆“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の过去と未来—收集から一世纪、その意义を考える—”论文。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曾布川宽等著，苏玲怡、黄立芸、陈建志译：《中国书画—日本收藏：关西百年收藏记事》，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6 《第二次京师书画展览会出品目录》，王燕来主编：《历代书画录续编》，册 1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87 页。

7 [日] 佐々木刚三：《清朝秘宝の日本流転》。[日] 富田升著，赵秀敏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8 这段话原文为：”これは谁も悪くいいす。だからあなたがどう考えか知りませんが、これを担保にしてお金を贷して顶きたいって。”蔡涛译为：“这件东西谁都不看好，我虽然不知道您怎么看，但我可以担保并且借钱给您”，第 558 页。

湘卧游图卷》还有一部分余款未付清。第二天日晚上，菊池惺堂告诉原田悟朗：过去以来从原田那里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很满意。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我认为这作品非常有价值，不用抵押，我自己收藏。

这段话如前文所述，《寒食帖》和《潇湘卧游图卷》不是同时入菊池惺堂的购藏。再者，说作品不被看好云云也是很有问题的。苏轼的作品远自室町时代便在日本大受欢迎，1911 年有朋堂出版，土屋弘编的《苏东坡诗选》还特别选了《寒食雨二首》的第二首译成日文。1917 年内藤湖南在第一次京师书画展览会观览过《寒食帖》，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过〈支那视察记〉，除了价格高昂，很难想象日本收藏家会不接受《寒食帖》。

原田悟朗的回忆已经在博文堂的历史、个人出访中国的年代、《寒食帖》和《潇湘卧游图卷》的出售情形三点露出破绽。还有一件关于龚开《骏骨图》的故事更为不可信。原田悟朗说此图是从金城 (1878 ～ 1926) 的儿子金开藩 (1895 ～ 1946) 处取得，带给内藤湖南鉴定。当时内藤湖南因胃癌病危，说话声音几乎听不见，原田悟朗凑耳近内藤的口边，听他用微弱的语气说自己快不行了，要原田悟朗好好调查这幅画，这是内藤湖南对原田悟朗最后的谈话。

内藤湖南去世于 1934 年，龚开《骏骨图》早收于博文堂 1930 年出版，辑录阿部房次郎 (1868 ～ 1937) 收藏的《爽籁馆欣赏》第一辑。此图也是颜世清旧藏，在 1920 年第二次京师展览会展示过。[1] 在颜世清之前，是完颜景贤的藏品，1917 年第一次京师书画展览会展示过[2]，内藤湖南也欣赏过，他在为《爽籁馆欣赏》写的序文中，特别提及：

> 大正丁巳冬、余游燕。是岁直隶大水、黄河以北连数十州县、居民荡然、几绝烟火。燕之搢绅、为开书画展览会者七日、以其售入场票所赢、助赈灾民。各倾箧衍出示珍奇、盖收储之家廿有九氏、法书宝绘四百余件、洵为艺林巨观、先是所未有也。余因获饱观名迹、而尤服完颜朴孙护之富品。今十余年耳、朴孙所藏北宋以前之迹、流入我邦者三分之二、而其入我邦之半、则又归阿部君爽籁馆矣。

从原田悟朗的回忆抽丝剥茧，虽然不足以完全否定他和《寒食帖》的关系，不过诸多疏漏，使人不敢轻易置信他的谈话。

五　可爱者未必可信：文图学的理解

王国维云：“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3] 笔者在初次引用原田悟朗口述之前，已经研究过《潇湘卧游图卷》，撰写过学术专论[4]，得知《潇湘卧游图卷》至晚在 1902 年便入日本藏家之手，照理说，应该有相当的知识基础，查觉《潇湘卧游图卷》和《寒

1 《第二次京师书画展览会出品目录》，第 88 页。
2 《京师书画展览会出品总目录》，王燕来主编：《历代书画録续编》，册 1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10 页。
3 王国维：《三十自序·二》《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60 页。
4 衣若芬：《浮生一看——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及其历代题跋》，前引文。

食帖》同时由原田悟朗带去日本的时代落差。虽然当时心有未安，在王国维说的“爱其谬误”的盲点中，自我诠解地认为：即使《潇湘卧游图卷》和《寒食帖》不可能也不是同时传售日本，原田悟朗也许误记了“和《寒食帖》一起贴身护送的中国山水画”，将那幅作品说成是《潇湘卧游图卷》，因为《寒食帖》的内容很清楚，不会错植为别的书法。

待搜罗更多的材料，以及原田悟朗说法因更多学者援用并传播之后，笔者从原田悟朗家族事业博文堂着手，进而考察 20 世纪初中日书画展示交流与文物消费的现象，联系原田悟朗、内藤湖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社会文化网络，以及其相关文物与衍生出版品，得知原田悟朗告诉鹤田武良的个人经历，有不符史实之处。

考据的文章写至此，可以停笔，那么笔者所提供学界的讯息，不过揭示口述历史可能内含的吹嘘、夸大、扭曲、捏造成份而已，并不足以让我们增加对于《寒食帖》的了解。文图学的研究思路，即在不定于一尊，而为对象 / 事件寻求多元的理解。

对照原田悟朗和内藤湖南关于《寒食帖》东售日本的叙述，原田悟朗口述：

> 过程很艰辛，拿回日本的时候，是“贴身”一般，紧紧地把作品抱回来了。乘船的时候也是，那时候还没有塑料薄膜，所以就用几张油纸包着，心想就算是船沉了，挂在脖子上也要游回来，把它放在床铺的枕头旁带回来的。

内藤湖南跋文：

> 韵伯为颜筱夏方伯子，家世贵盛。大正壬戌来游江户时，携此卷，遂以重价归菊池君惺堂。

前者符合传奇故事的基本套路：

1. 直指核心，钩引读者 / 听者的好奇心：“过程很艰辛……”。

2. 危机与冲突：怎样护卫宝物？

3. 解决问题：“油纸包着”、“贴身”、“放在床铺的枕头旁”。

4. 挑战与牺牲：“就算是船沉了，挂在脖子上也要游回来”。

5. 英勇完成任务：宝物抵达目的地

后者没有戏剧性的趣味，记录原收藏者的背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人物。

在原田悟朗口述的 1973 年，《寒食帖》已经归王世杰，人们也从内藤湖南跋文里得知《寒食帖》历遭火劫——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多舛的命运，大难余生，原田悟朗口述的传奇故事正合于人们想象的神物奇迹。内藤湖南在谈到菊池惺堂抢救《寒食帖》时云：

> 癸亥九月，关东地震，都下毁于火者十六七。菊池氏亦罹灾，先世以来收储，荡然一空。惺堂躬犯万死，取此卷及李龙眠潇湘卷而免于灾，一时传为佳话。

内敛的史家记事文笔，字里行间流露惋惜，但不抒情，也不做动态书写。笔者在分析文图学的解析方式时，提出“明指”和“隐喻”两种策略。内藤湖南的表述近于“明指”，陈说事物的来龙去脉，逻辑井然。原田悟朗的语气则近乎“隐喻”，较繁琐的细节，暗示个人护送宝物的机智、勇敢和功劳。人们未必皆乐于取“隐喻”而轻“明指”，就传播效果而言，“隐喻”较堪玩味，印象较深。

可以说，原田悟朗的口述发挥了故事的力量，他刻意让菊池惺堂抢救的两件作品和自己的人生发生紧密的联系，让自己扮演关键的角色，等于把自己写进神物神迹的历史里。前述把调查龚开《骏骨图》说成内藤湖南对他的临终遗言，也是同样的心态。内藤湖南在中日文物交流鉴藏的身份举足轻重[1]，原田悟朗用龚开《骏骨图》为媒介，在内藤湖南生命最后的关键时刻，让自己分享了内藤湖南的历史地位。

不能完全否定原田悟朗如他所形容的，曾经带着油纸密裹的文物，情绪紧张，忍受船行的颠簸到日本，他把文物“放在床铺的枕头旁”的作为使笔者联想到《清明上河图》的事迹。明代嘉靖三年（1524）《清明上河图》被兵部尚书陆完（字全卿，1458 ～ 1526）收藏，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

> 全卿已捐馆，夫人雅珍秘之，诸子不得擅窥，至缝置绣枕中，坐卧必偕，无能启者。[2]

陆完死后，其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绣枕中，严紧守护，不让人开启。原田悟朗是否从《清明上河图》的事迹得到灵感？

六 结 语

本文对原田悟朗口述谈《寒食帖》东售日本的经过提出了怀疑，必须说明的是，即使原田悟朗的回忆有些不可靠之处，并不能全盘抹煞他的口述历史，以及他和兄弟经营的博文堂在 20 世纪上半叶对于文物收藏、复制和知识传播的贡献。

菊池惺堂在 1923 年关东大地震蹈火救出《潇湘卧游图卷》和《寒食帖》，之后将《寒食帖》寄存于内藤湖南，博文堂在 1924 年制成《寒食帖》的复本出版。虽然是复本，在那图像不易搜集获取的时代，博文堂的工作有助于人们一睹《寒食帖》的风采。不仅《寒食帖》，博文堂出版一些珍贵的中国书画珂罗版图像，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奠定史料基础。

从文图学的视角观察，原田悟朗说他护卫《寒食帖》的举措，犹如陆完的夫人紧守《清明上河图》，两件名作的流传归止于博物馆，迭加其上的野史奇谭并没有终结。在仰之弥高的艺术性之余，作品本身和它的故事 / 史实互为主客体，也互为文本，摆荡于“神力”与“人为”，意趣无穷。

[作者单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1 可参看陶德民：《内藤湖南と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図书馆内藤文库所藏品集》，大坂：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009 年。

2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续修四库全书》本，册 1577，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87 页。